

迟子建中篇小说集 第四卷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中国首位三夺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家 迟子建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迟子建中篇小说集
第四卷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迟子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迟子建中篇小说集;4)

ISBN 978-7-208-07774-4

I. 世… II. 迟…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0883号

责任编辑 陈 蕾
装帧设计 丁威静



世纪文景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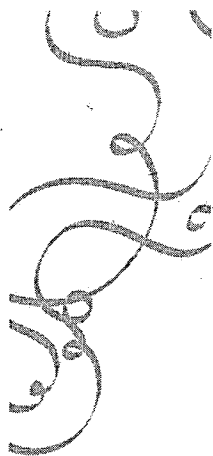
迟子建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02,000
版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7774-4/I·532
定价 25.00元

目录

白银那	001
日落碗窑	061
青草如歌的正午	127
鸣如花	188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248

白银那



A1：冰排过后

黑龙江在解冻时就像出鞘的剑一样泛出雪亮的光芒和清脆的声响。阳光和春风使得封冻半年之久的冰面出现条条裂缝，巨大的冰块终于有一天承受不住暖流的诱惑而忽然解体，奇形怪状的冰排就从上游呼啸而下。洛古河、北极村、大草甸子、兴安、开库康、依西肯、鸥浦直至呼玛和黑河这些沿江的村屯城市，无一不在回响着冰排游走时的轰轰声，仿佛上帝派驻人间的银色铁甲部队正在凯旋，而天庭也的确呈现出了一派迎接战胜者归来的喜洋洋的气息，无论昼夜都晴朗如洗，温柔的光芒四处飘荡。

白银那是黑龙江上游的一个小村子，也许因为它规模太小，也许因为它的地名过于美丽，它逐渐像一条鱼一样在地图上消失了。

一些在多年以前曾经到过白银那的人想要故地重游时都不免对着地图发呆：白银那哪儿去了？这时候熟悉那一带渔民生活的人会爽朗地告诉你：“白银那还在，快去吃那儿的开江鱼吧，那里的牙各答酒美极了！”

随着冰排而来的是无与伦比的泥泞。白银那的每一条小巷都淤泥遍布、水洼纵横，这当然也是解冻带来的结果。人们在走路时不得不贴着障子边窄窄的干硬的土埂走，若是赶上腿脚不便和身体臃肿的人，这样走钢丝般的步态常常会使他们身体失衡，于是整个人就“噗”的一声栽倒在泥里，浑身上下被泥浆打湿。原想躲过泥泞不弄脏了鞋子，谁知因小失大，连衣服也脏透了。这样的笑料总能使觑见这一幕的小孩子们欢呼雀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泥泞愚弄的经历，他们像燕子一样步态灵巧，而且他们也不怕弄脏了鞋子，反正有家长们为他们洗刷。

白银那小学的语文老师陈林月常常带领孩子们到江边来看冰排。沙滩还很凉，他们不得不蹲在那里望着江面。冰排在阳光下银光闪闪，晶莹剔透，有的敦敦实实的像熊，有的张牙舞爪的像狮子，还有的灵巧俊秀得像兔子。当然，大多数的冰块都像方方正正的盒子，孩子们便想象这盒子里装着许多神秘的东西，若是将它开启也许会蹦出花仙子、孙悟空、青蛙、海豹等什么的。

孩子们对着冰排吱吱喳喳地叫着，逢着大冰块被旁边的冰块挤压而撞碎的时候，他们就跳起脚来欢呼。陈林月也很喜欢看大冰块被撞碎的那一瞬间，碎银般的小冰块四处飞溅，水面被激起无数朵

水花，那才是人世间真正的珠光宝气呢。

冰排缓缓地向下游奔流着，它们并没有在意它们经过的这个叫白银那的地方，它们甚至都没有大略看一眼这儿的小巷、栅栏、屋舍、校园的钟和沙滩上那一群目光充满渴望的孩子。它们哪里知道孩子们是多么想伏在它们身上，一起到沿江的大城市黑河走上一圈，看看那里的高楼、马路、戏院、百货商场、照相馆以及码头上往来的大型货轮。孩子们为此在观看冰排时就有了淡淡的心事。

陈林月不仅白天来看冰排，入夜时也悄悄来到江岸。白天她和孩子们在一起，而晚上则是赴马川立的约会。他们肩并肩站在沙滩上，看着月光下江面上浮游的冰块。那时背后村落的灯火已经黯淡了，人语也寥落，他们能清楚地听到流水和冰块相互摩擦的声音，仿佛各种乐器在水面上浪漫地合奏着流浪。有一次他们看见一个长方形的巨大冰排孤单单地从上游缓缓而来，陈林月便说是爱斯基摩人的冰屋子被冲下去了，而马川立则脱口而出：“真像是一只冰棺材！人要是睡在冰棺材里，葬在江里有多好！”

陈林月便因为这种不吉祥的比喻而搔了马川立一把，他翘起着一脚伸进浅浅的水里，被冰凉刺骨的江水激得打了一个深重的寒噤，就势抱住陈林月让她赔他身上的热气。当然那热气很快就在拥抱中回到他身上。

冰排消逝的第二天便来了鱼汛。这是白银那人所没有料到的。因为黑龙江的鱼在最近十几年来一直非常稀少，不知是江水越来越寒冷呢，还是捕捞频繁而使鱼苗濒临死绝的缘故。人们守着江却没

有鱼吃已经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事了，而一条江没有了鱼也就没有了神话，守着这样一条寡淡的江就如同守空房一样让人顿生惆怅。白银那的渔民常常提着空网站在萧瑟的江岸上摇头叹息。人们不得不把更大的精力转移到种地和狩猎上。种地带给人的好处是始终如一的，而狩猎也同捕鱼一样变得音容渺茫，许多猎户一个冬天在林中穿梭，只能打下几只飞龙、灰兔和孢子。想靠名贵动物的皮毛换点值钱东西的愿望也只能是南柯一梦。而政府一些保护珍奇动物的特别措施也不允许猎人轻易就能扣动扳机，这使得人们越来越觉得生活失去了光彩和韵味。虽然说白银那通上了电，一些人还拥有一家用电器，一家乡办企业正要从中出门，但老人们仍然觉得生活正在可怕地倒退。他们在冰排的震颤中回忆的仍是几十年前的渔船、灯火和黄昏。他们逐渐地变得懒散、邈邈、灰心丧气，看人时表情漠然，目光呆滞，常常无缘无故地对一条狗或一只鸡骂个不休。

然而鱼汛的的确确像死亡必然要光顾每一个人一样真实地降临了。它来得那么迅速，甚至都没有给人留下一点惊喜的时间，男女老幼便蜂拥着来到江岸上。这时候那些闲置多年的渔网和渔船就显得漏洞百出了。女人们埋怨男人没有保养好渔船，让它被虫蛀了，被淫雨沤得半朽了。而男人则责备女人没有及时补上已经脱了丝的渔网。就在他们互相埋怨的时候，鱼群汹涌着顺流而下。

陈林月的父亲陈守仁中风偏瘫，终年卧床不起，听说来了鱼汛了，便兴奋得直流口水。他吩咐儿子和女儿要彻夜鏖战在江面上，

因为鱼汛的上鱼高峰期都在夜半。每当孩子们把一桶桶鲜肥的鱼抬进家门时，他就两眼泛出电火花一样的光芒，挣扎着半仰在炕边斜着身子用剪刀来收拾鱼。每当他的手触到鱼光滑柔韧的身体时，都不由自主地惊叹：“多新鲜的鱼呀，多肥的鱼呀，多么好闻的腥气呀。”

鱼很少有在撞网的一刻就气绝身亡的，它们的气息都很顽强。所以别看满桶的鱼仿佛都已经死了，可当你刮它的鳞片时它的尾就会剧烈摇摆，便知它们半阴半阳着。有时候它们已经全然失去了闪光的鳞片，而且被人抠掉了猩红的鳃，剖腹后内脏无一遗漏地倾巢而出。当你把这样一条剖好了的腹中空空的鱼扔在一边时，它却意外地又扬了扬尾巴，使你沉浸在收获的幸福之中的时候又顿生怜悯之情。

陈林月在鱼汛的第二天熬红了双眼去上课。当她走进校园时才发现这里静悄悄的。办公室没人，教室也没人，它们无一例外地上着锁。没有人在正常的上课时间敲响那口钟，所有的人都在为打鱼而忙碌着。陈林月心事重重地夹着教案回家时，父亲陈守仁就忍不住奚落她：“我叫你别耽误时间去学校吧，怎么样，一个读书的崽子都没有吧？谁像你这么死心眼，你知道吗，一斤鲜鱼在外面卖三十元呢！”

父亲的两手沾满了鱼的血污，下巴上竟然挂着两片亮晶晶的鱼鳞，仿佛他要脱胎换骨了。陈林月觉得可笑，但她还是依照父亲的吩咐将剖鱼的水倒在门外的垃圾沟里。本来巷子里的泥泞已经有碍

观瞻了，再加上家家倾倒在排水沟里的腥水，简直就不堪入目了。污浊的鱼腥气四处弥漫，熏得陈林月直反胃。她抬头看看天，想在它无边的晴朗中养养神，但她很快就被威武的阳光逼得低下头来。

白银那变成了一条巨大的鱼，终日充满了腥气。人们彻夜守在江岸上，不停地围剿打捞。男人们撑着破旧的木船在江面上频频撒网，女人们则蓬头垢面地收网摘鱼。小孩子做的事情就是往家运鱼。他们气喘吁吁、噼啪噼啪地走在巷子里，有时候狗也会跟在身后，当他们感到力不从心放下鱼桶休息时，就不由得回头对摇着尾巴的狗说：“你怎么那么自在呢？”

守在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们也忙得团团转。他们既承担着繁重的剖鱼任务，又要为家里捕鱼的主要劳力准备饭食。虽然他们难得有空闲吧塔上一袋烟呷上一口茶，但他们的眉头仍然是舒展的。

按照惯例来说，这种百年不遇的鱼汛一般不超过一周。所以人们仿佛要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它身上。大家也不觉得饿，只要看到鱼不绝如缕地上网就力量倍增。陈林月在江岸上也见到了马川立，他同父母亲一起捕鱼。他们在白天就装得素不相识。马川立的父母开了家个体食杂店，每过半个月就要开着自家的四轮拖拉机进城办货。他们家是白银那最有钱的人家，可也是出奇吝啬的人家，这使得陈林月对将来踏进马家的门槛心怀忧戚。他们家卖的货比别的村镇的同等商品价钱明显要高出许多，白银那的百姓曾经在一个阶段里暗中团结在一起，拒买马家食杂店的东西，结果因为生活日用品的不可或缺，还是忍气吞声地去马家食杂店了。马川立有一个姐姐

已经嫁到鸥浦，每年只是坐船回来住上几天。马川立是家中惟一的男孩子，他二十四岁，初中文化，在乡转播台做技术工作，人生得斯文清秀，同他的父母判若两人。

陈林月的哥哥陈林庆对妹妹与马川立之间的恋情早有耳闻，所以他一直在她耳边提醒：“你要是嫁到马家去，下半辈子有受不完的气！”而父亲也在无意当中诅咒过马家：“他家做事这么损，将来儿子连媳妇都娶不着，谁跟这家牲口！”

陈林月为此常常心烦意乱。有时和马川立坐在一起时，她就旁敲侧击地说：“你说人一辈子光是图个挣钱有什么意思？钱又不能带来快乐。”

马川立便不以为然地说：“可钱能带来温饱。”

陈林月便为他的迟钝而心生懊恼。可她在白银那又找不出比马川立更优秀的人，这种对爱情隐隐的失望使她在望冰排时常常神思恍惚，觉得真正有光彩的生活都隐在激流中，而她将永远与平淡为伍。为此她给她师范学校的古修竹老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倾诉自己的失望和彷徨心态。

鱼汛中的白银那的夜晚比除夕还要热闹。江岸上不仅燃着篝火，有的人家甚至把正月里点的灯笼也提来了。江面上灯火斑斓，像撒了一层细碎的金箔纸。人们在起鱼的间隙打着哈欠，有的人因为感染了风寒而大声地咳嗽和流鼻涕，但是没有哪一家提早撤出江岸。许多狗也不愿意在家门口守夜，纷纷地跑到江畔，围着自己的主人团团转，它们大概也怕寂寞。天气遂人心愿，晴朗日盛一日，

泥泞也得到缓解，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老人们为能在暮年时重温这壮丽的一幕而心满意足。

然而就在鱼汛的第四天发生了一桩怪事：马川立的双亲率先结束捕捞活动，收网回家，而白银那的人一直以为即使鱼汛过去了，他们也会守着江再过一夜，这使人们颇为疑惑而议论纷纷。

马川立的父母收网回家后将一堆要收拾的鱼分配给儿子，就开着四轮拖拉机进城办货了。马川立还以为父母不再贪财、见好就收了，所以就在父母离家后愉快地吹着口哨剖鱼，时不时还提起一条粉红色的鱼肠说：“我要把你晒干了，给陈林月当辫绳儿用！”

B1：女教师日记

我是第一次见到鱼汛的场景。在此之前，我只是在小说中读到过它。我赶到白银那时就被它无处不在的鱼腥气所包围了。自从收到陈林月的信后，我便思绪纷乱，想着一个心性很高的女孩子常常独自望着冰排发呆，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慌。陈林月是我教过的所有学生中感悟力最强，也是最自尊的一个。学校刚好接到上级教育部门的一项任务，让派人调查一下毕业生在基层单位的实际工作能力，将情况反馈上来写一个综合报道，我就自告奋勇来了。我的第一站选择的的就是白银那。

陈林月在校时不像其他同学喜欢讲自己的故乡，所以我对白银

那几乎是一无所知。我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名字，在旅途中曾对它的存在心生恍惚。到了鄂伦春人的聚居地十八站，下车进了旅店一打听，店主才笑着对我说：“白银那离这儿不远了，每天都有一班长途车路过那里。你去吃那里的开江鱼吧，那里的牙各答酒美极了！”

到达白银那时已是正午。村落屋顶的黑色油毡纸被直射的阳光照得泛出深沉的油光，四方形的烟囱无论从哪一个侧面望去都给人一种墓碑的感觉。房子并不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因而形色各异，既有敦敦实实的红砖平房，又有东倒西歪的板夹泥小屋。但它们的门窗都一律涂成天蓝色，房前屋后也都拥有面积可观的菜园。巷子里有些泥泞，一些鸡在障子的间隙中欢快地刨食。大多数的人家都敞着门，而院子里却不见人影。门前的排水沟里淤满了鱼的内脏，腥臭气扑鼻而来。正在我疑惑不解时，见到一个挎着铁桶的十一二岁左右的男孩子摇摇晃晃向我走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条黄狗。狗见了我老远就吠叫起来，并且气势汹汹地超过男孩向我扑来，吓得我连忙蹲下身子，据说这样能喝退狗的进攻。它果然不再前行，但仍然徘徊在原地顿着头冲我汪汪个不休，男孩子放下桶，大声呵斥：“大黄，别咬了，回来！”狗果然一抖身子甩掉故意摇着尾巴奔向小主人，亲昵地舔着他的手。我便向他打听陈林月家住在哪儿。男孩子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一幢房子说：“就在草坡那儿。”然后又补充说陈老师现在不在家，她在江上捕鱼，让我去那儿找。我便守候在路边等男孩子把鱼送回家后带我去江岸。

我问那男孩：“怎么没去上学？”

男孩说：“来了鱼汛了，学校放假了，校长都在江上。”他望着我突然嘻嘻一笑：“校长家的船最破，船底漏了两个鸡蛋大的洞，用麻给塞着。今天上午他划船起网时有一团麻漏了，进了半船的水，都快要沉了，校长吓得在船上直喊救命。我爸爸划着我家的船救了他，他上岸后裤子都湿了，脸色白得吓人，好像尿了裤子。他家的船最后沉入江底，校长的老婆跺着脚骂他是窝囊废，我们在江边笑了一个上午。”

这男孩子看上去很愿意跟陌生人说话，他接着问我：“你是从黑河来的吗？”

我摇摇头，他便有些失落地说：“我以为你从那来，想问问那里的事呢。”

江岸上乱纷纷的，鱼汛带给人的忙碌尽收眼底。人们衣冠不整、满面疲惫，眼睛大都熬红了，不像是捕鱼，倒像是同妖魔鬼怪在作斗争。我走向陈林月的时候她正无精打采地坐在沙滩上摘网，她的腿旁坐着只铁桶，铺展开的绿帆布上放着剪刀、手电筒、碗等东西。有一条鱼的鳍深深地嵌在网眼里，她正费力地拽它出来。我蹲下身子，轻轻问：“这是条什么鱼？”

“细鳞。”她头也不抬地回答，然后将鱼“哧”的一下提出来扔进桶里，动作干净利落。她仍然梳着条粗黑的独辮，也许是高纬度阳光的照拂，她的肤色看上去黑了不少，因而显得有些老成持重了。我便说：“我没有想到白银那这么远。”

陈林月这才狐疑地抬起头。待她看清是我时，吃惊得睁圆了双眼，手中的网也脱落了，怔怔地看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许久以后才湿着眼睛涩涩地吐出一声：“古老师——”

我们在江岸说了会儿话，陈林月便把活委托给她哥哥，然后提着鱼桶领我回家。陈林月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父亲偏瘫在床。老人家听了女儿的介绍后对我格外热情，他一遍遍地说：“你是个有福气的人，多少年不遇的鱼汛让你赶上了。你没见过捕鱼吧，待会儿吃了饭你和林月一起上江去。”

他那溢于言表的欣喜劲，除了是对客人的到来表示友好外，大概还夹杂着家里意外多了一个劳动力的兴奋。可是我对捕鱼一窍不通，只怕到了江上也只能是个游手好闲之徒。

陈家的房子属于那种半新半旧的。朝南的墙一律换上了红砖，而北墙和两侧山墙则仍是板夹泥的，可见主人在更新房屋时掩饰不住经济上的拮据。屋子共有四间，进门便是厨房，由厨房向东是陈林月父亲的住房，再向里的套间则是她哥哥的居室。陈林月住在向西的屋子，半铺火炕上摆着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和一摞书。窗前的书桌和木椅都是栗子色的，几株类似郁金香形状的淡蓝色小花斜插在水瓶中，端坐在窗台上。陈林月告诉我这是从草坡上采来的，是白银那开得最早的花，老百姓俗称它为耗子花。

陈家也有一大片菜园子，还养了头猪和十几只鸡。陈林月说本来有二十多只鸡的，去年秋天闹黄鼠狼，被它掐死了一半。我们吃过饭已经是午后三时，陈守仁嘱咐陈林月换她哥哥回来吃饭时，让

他到马家食杂店买几袋盐回来，家里的存盐都用完了，这些鲜鱼如果不能及时腌上就会面临腐烂的危险。

出了家门，陈林月才悄悄对我说：“我爸爸从来不让我去食杂店买东西，什么都叫我哥哥去，说是马家的空气不好，别让那酸气把我污染了。”

“那白银那就这一家商店？”

“国营的有一家，前两年让个体的给挤黄了。去年腊月里政府上拨款恢复了商店，可是经营不善，现在又要关闭了。商店里卖的东西都是货底子，生活日用品只知道进肥皂和牙膏。”

“那马家呢？”我问。

“不说他家吝啬，人家进的货的确都是俏货，得承认他们脑子灵活。只不过加价加得太狠，赚同乡的钱这么黑，落得他家没个好人缘。”

我和陈林月来到江岸时忽然听到一阵清脆的钟声响起，陈林月便笑笑说不知哪个学生厌烦了鱼汛，在抗议带给他们辛苦的丰收呢。人们听到钟声后都很诧异地直起腰望望村落，钟声尽了却依然垂头干活。

我曾经不止一次到过黑龙江畔，但去过的基本上都属于它的中下游城市。白银那属于黑龙江的上游。江面看上去并不很宽阔，两岸的树披挂着青翠的新绿，使这条中俄界河水中的倒影有了浓郁的阴影。一些经过我身边的人见到我是外地人，都以为我是鱼贩子，纷纷问我：“你是收鱼来的吗？”

他们盼望着鱼贩子早日到来，不然这些不绝如缕上网的鱼就会成为他们沉重的负担。然而没有什么人到外地去通报白银那来了鱼汛，也许洛古河、鸥浦、大草甸子、三合等地也一样来了鱼汛。鱼在黑龙江里游，它并不只是青眯白银那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吧。人们开始有些忧心忡忡，但目光一旦放到丰满的鱼的鱼身上，就立刻又充满了活力。

悠闲地坐在湖边的柳树下垂钓与真正的捕鱼是截然不同的。真正的鱼汛带给人的是极为复杂的情感，喜悦、兴奋、痛苦、失落等等。陈林月就说她见到第一条鱼摆着暗红的尾莹莹出水时，就因为它久久的远离而突然重现有一种要哭的欲望。而当鱼接二连三地撞网后，这种感觉也就麻木了。现在他们在内心深处都暗暗祈求鱼汛早些过去，他们已经多日没有睡个囫囵觉，而快乐又早已被单调重复的劳动所瓦解了。我看着那纵横在沙滩上的一堆堆的鱼，真怀疑黑龙江动了不活的心思，倾其所有，要回到创世纪的洪荒年代，重新安排自己的命运了。

鱼也有尊贵与卑贱之分，大概人世间所有的生物都难以逃脱这一分类。蜚罗、细鳞、白鱼、花翅子被认定是上等鱼，而狗鱼和鲇鱼则被视为下品。其实我是很喜欢狗鱼的，它不似其他的鱼呈扁圆形，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狗鱼的脊背是褐色的，身上均匀地布满了点点黑色的斑纹，身材修长，体态矫健，极像一位勇猛过人的武士。然而它也很容易死亡，别看它出水时还摇头摆尾，可一旦认清了未来的命运是干涸的沙滩时，它就魂飞魄散、一命呜呼，也许这